

《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2010）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1 (2010), 163-195

徐松诗文辑佚

朱玉麒 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

徐松（1781-1840）是乾嘉学派后期的中坚，也是清代学术转型的领军。有后人缪荃孙为其整理生平事迹和作品，但其学术成果仍大致星散。从其学历和其他作品中，可推知徐松的文笔和才情应属非一般。从与其同时代的文人之评述中，亦可知道关于徐松诗文创作的一些讯息，包括他人的高度评价。缪荃孙的《星伯先生小集》只收集到徐松作品31篇，后又抄得一篇序文。笔者在研究中亦有陆续发现徐之创作，有关信札部分已以《徐松手札辑笺》为题出版，今据新发现的诗文作品32题，略作考证后于本文补上。

关键词：徐松 干嘉学派 徐松诗文

引言

嘉庆、道光年间的学者徐松（1781-1840，字星伯，大兴人），是乾嘉学派后期的中坚，也是清代学术转型的领军。但是，徐松的生平，因为其后代及弟子的早逝而很快难以确切行年；他的著作，也因此而多所散失。晚清、民初的学者缪荃孙（1844-1919）曾经编定了类似于年谱的《徐星伯先生事辑》（以下简称《事辑》）和类似于文集的《星伯先生小集》（以下简称《小集》），¹同时也促成刊印了徐松的重要著作如《登科记考》、《元河南志》等，成为徐松研究的功臣。缪荃孙在《小集》的跋语中提及：

嘉道间，大兴徐星伯先生以博雅名重一时。生前仕宦极其蹭蹬，身后并无传铭以传其人。子延祖先歿，家亦中落。藏书万卷，大半斥卖。……遗著未刻者四散。

生前、身后的困顿潦倒带来了其学术成果的星散。著述中最大的损失是他的别集类诗文作品。以二甲第一名高中嘉庆十年（1805）进士科举的徐松，自然会在诗文创作的领域里游刃有余。即使他自己并不想以诗文名世，但在诗文成为士人日常生活时代的时代，作为应酬的作品，也会为那一时代的文人成全

¹ 缪荃孙辑《徐星伯先生事辑》，见作者著《艺风堂文集》卷一，《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光绪辛丑（1901）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37册，页231-242；《星伯先生小集》，见《烟画东堂小品》第7册，1919年，缪氏刻本。

普遍都有的文集，更何况从其著述的《新疆赋》和《西域水道记》中，体现出来徐松的文笔和才情都并非中人之资。我们从以下这些与徐松同时代人的诗作题目中，即可以看到徐松曾经写作过的作品：左眉《余有哭端予诗，曾录寄吴春麓、姚伯昂矣，嗣见星伯诗，重有感于怀，复作诗二首》（《静庵诗集》卷四）、陆继辂《消寒一集，宾谷先生招同春湖副宪，石士学士，南雅编修，雪樵检讨，心壶侍御，兰雪、星伯、茗孙、诗舸四舍人，孟慈员外，子芬、伯游两茂才，分赋近畿古迹，得华阳台》（《崇百药斋续集》卷三）、胡敬《书徐星伯同年真定书院风动碑诗后》（《崇雅堂诗钞》卷五）、吴荣光《程春海司农招集家红生舍人宝晋寓阁赏雪，以“林表明霁色”分韵，得色字。同集者徐礼部松、徐太史宝善，宾主五人》（《石云山人诗集》卷一九）……但是在这些诗题中体现出来的徐松作品都佚失了。道光二十五年，徐松的同年进士魏襄在兰州与时代理陕西巡抚的邓廷桢见面，在后来给徐松的信中说：“流连五日，无日不纵谈，亦无不谈及阁下。渠言口外所经历各庙宇，凡楹联之可诵者，皆出星伯之手。因背诵某处某处联句，历历不遗一字。”² 邓廷桢能够清晰地背诵出徐松的作品，一方面是其过目成诵的记忆力，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徐松联句蕴藉的文学才情使人印象深刻所致。通过遣戍的亲眼所见，邓廷桢验证了徐松的文学禀赋在西域的表现。

在缪荃孙的晚年，一直从事着徐松诗文的收集工作，但在最终他刻定的《星伯先生小集》中，只是收集到了31篇，因

2 《大兴徐氏同人书札·魏襄札》，吴德襄辑，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此他会在《云自在龕随笔》卷四的“《华严经音义》跋”中以“又钞得星伯序一篇，如获一真珠船矣”而感慨。³然而吉光片羽，也已经体现出了徐松的文采以及这些作品值得搜集的意义。

笔者在研究徐松及其学术成就的过程中，于徐松的诗文也续有发现。有关信札的部分，曾以《徐松手札辑笈》为题，揭示其与师友往还书信凡19札。⁴这些作品对理解徐松生平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发展，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兹据新近发现的徐松诗文作品32题，略作考证，续补如下。

一 《静庵遗集》序

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業。越十年，嘉庆戊午（三年，1798），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当是时，松已三阅文战，读经之外，兼习帖括，以为读书谈艺，道在是矣。先生暇时，呼与言，茫然无以对。迨闻先生言，则惊且喜，以为生平未尝闻。居有间，先生授以《困学纪闻》、《日知录》，不能通者十常八九。先生反覆讲贯，疏通证明。于是先经以及史，旁及百家，触绪引端，稍稍知古义。因请于先生曰：“学者读书，将何为乎？”先生则语以躬行实践，始于家，终于国，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济）。从此斤斤自喜，有志传先生之学，顾方攻举业，未能也。又一年，先生游潞安，恨不能负

3 缪荃孙著《云自在龕随笔》，孙安邦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218。

4 《徐松手札辑笈》，《文献》2009年第3期，页158-170（与魏春艳合作）。

笈从。比先生再馆予家，松已谪戍万里外矣！幸得生还，先生又先期数月返道山。呜呼！松之不得终传先生之学，命也夫。先生教人，不专责课程，类喜因事为说，上下百代，即此见大，由原竟委。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履而饫之，使自得之。盖能博极群书，少时又受学于戴东原、邵二云两先生，而笃嗜诗古文词，力追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正宗，先生当戊午、己未间（嘉庆三、四年，1798、1799），年已六十矣，犹吟讽不衰，或且辍书而叹，以为斯事难成。松则侍而言曰：“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考）据，不复以文词见。”先生许之。然数十年来，消磨忧患，传世之业不成，岂特无文词已乎？先生尝集阎氏百诗之正蔡传者，为《蔡传正讹》一卷，会将付梓，以初稿是松所编，故使载言于其首。先生有《左传补注》，阙定、哀传，属松补为之，适松谪戍，亡其稿。又曾录《隋书经籍志》及《广宏明集》中之可考见阮孝绪《七录》者，欲勒成一书。松度不能就，授伯昂使成之。道光戊戌（十八年，1838）十一月，受业弟子大兴徐松谨述。

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

按，本文原载《静庵遗集·文集》（左眉著，同治十三年〈1874〉活字本）卷首。左眉（1740-1812）字良宇，号静庵，桐城人，乾隆己酉（三十年，1765）拔贡，师事姚鼐，受古语法。平日私淑方苞，又闻刘大櫆绪论，于文章、学问，皆早识途辙，用功甚专，力追方刘正宗。撰《静庵诗集》六卷、文集四卷、杂著二种。据此序文，左

眉为徐松蒙师。

二 与鲍珊书

三世叔饮食教诲、友于之爱，钦佩无既。侄顿蹶宦途，已属司空见惯，不以介怀。去夏又遭鼓盆之戚，心绪阑散，殆不可说。无聊之极，几欲遁入空门矣。金吾师意外挫折，搢绅中公论，深为朝廷惜之。想世叔大人亦同此惓惓也。所致各处书函，均分送矣。特此布复。即请

升安，不具。 世愚侄期徐松顿首

世兄暨四世兄均问不另。

道光六年（1826）

按，此函见于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刘大櫟、姚元之等二十家清人手札”著录，2009年7月1日赵丰先生赐示。其手札多为嘉道间人致鲍桂星、鲍珊兄弟书信，札中“三世叔”即指鲍珊。珊字沧碧，一字铁帆，安徽歙县人。嘉庆十二年举人。充咸安宫教习，期满用为知县。十四年成进士，选陕西大荔知县，调任渭南，擢乾州知州，又擢兴安府知府。札中云“去夏又遭鼓盆之戚”，指道光五年五月十日，夫人陈氏去世。故该札作于道光六年。

三 再与鲍珊书

自去春奉书，瞬经匝岁。与时积想，何日忘之。比维三叔大人升履绥和，颂声洋溢，三辅治绩，与古比隆，幸甚。夫

子大人回京后，叠邀恩遇，已有光复之渐，私心窃以为喜。不意子坚又有此天外飞来之祸。惊心动魄，无可如何。幸子坚旷达，不以介怀。今特乘此暇时，登太华之巔，揽秦中之胜，访甘泉、未央之遗迹，搜大明、含元之旧址，亦足称壮游。然临歧作别，殊难为怀耳。松淹滞自安，深得菟裘之乐，近况询子坚便悉，不待覩缕也。数行奉布，顺请

升安，附问

世婶暨世兄辈吉祉。

世愚侄徐松顿首

道光七年（1827）

按，此函出处同上，亦承赵丰先生赐示。子坚当指鲍桂星子虞。陈用光《詹事鲍觉生先生墓志铭》载：“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詹事鲍觉生先生以疾卒于京师之寓斋。……甲申（道光四年），擢詹事，召对，询年齿甚悉。公感两朝之湔濯，益自奋励，思见之事以为报，而以得暑疾，患胸膈痛，医逾数月，终至不起。”（《续碑传集》卷一八）此即札中所谓“夫子大人回京后，叠邀恩遇，已有光复之渐，私心窃以为喜。不意子坚又有此天外飞来之祸。惊心动魄，无可如何。”铭文复云：“公叔弟珊，今为乾州知州，……迎其庶嫂及虞至乾州，抚教之。”则札中所谓“登太华之巔，揽秦中之胜”云云者。故此札作于道光七年。

四 与罗士琳书

东之死矣！且东之死而一无撰述，几与草木同腐，不愈哀哉！

道光十五年（1835）

按，此函转引自罗士琳《畴人传》卷五二：

“徐星伯礼部松来书云：‘东之死矣！且东之死而一无撰述，几与草木同腐，不愈哀哉！’爰据礼部所述东之生前谈艺诸言，代撰是书，并列传，附识于此。”⁵ 受书人罗士琳（1789-1853），字茗香，甘泉（今扬州）人。上舍生，循例贡太学，考取天文生。咸丰三年扬州城陷落，为贼所杀。著有《续畴人传》六卷、《观我生室汇稿》。东之，即陈潮（1801-1835），字宗海，别字东之，江苏泰兴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此札当作于其时。

五 与李兆洛书

同年中惟服先生与陈范川两人。先生以师事，范川则兄事也。弟与范川同笔研数十年，同在词馆，同遭患难，又同直中书。盖聚处时，无一日不相见。自分手后，思之不能置，弟因寄小照往约。彼亦以小照来作数千里纸上之会。不意寄照到时，而范川已下世。因装作卷轴，首请煦斋师题识。意同年

5 阮元撰、罗士琳续补《畴人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6册影印本，页522-523。

中惟先生之文能道此中曲折，且可必其传世。今不远数千里相求，暇时或文或韵语皆可。先生鉴其诚，抑笑其痴耶？闻先生有《同车图》，弟不得与，故斯图尤欲托先生之名以重耳。

道光十八年（1838）

按，《武进李先生年谱》（《李兆洛年谱》）卷三“道光十八年”条：“星伯自京师来书曰”云云，即此札。下文又云：“先生别星伯久，览其照，竟不复识。乃摹存其副，而肖己貌于星伯、范川之间，为题咏以归之。”⁶李兆洛应徐松所请而撰《徐星伯陈范川两同年小影序》，载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卷六，可参。受书人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室名养一斋。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年（1805）徐松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安徽凤台知县。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二十年，成材颇众。为学精考证，尤好舆地之学，工诗文。著有《养一斋集》、《历代地理志韵编》、《历代地理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等。

札中所及范川，即陈鸿墀（？-1837），字万宁，号范川，别号抱箫山道人，浙江嘉善人。嘉庆十年徐松同年进士。授编修，曾任《全唐文》总纂官，在史馆七年，以忤贵抗骄罢。后起授内

6 《武进李先生年谱》，蒋彤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31册影印民国二年（1913）嘉业堂丛书本，页182-183。

阁中书。著有《抱箫山道人遗稿》、《全唐文纪事》。煦斋师，即英和（1771-1840），字树琴，号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嘉庆年间累迁内阁学士，授礼部侍郎。道光时，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著有《恩福堂诗抄》、《恩福堂笔记》。曾任徐松嘉庆五年乡试、嘉庆十年会试考官，与松有师生之谊。“《同车图》”，据《武进李先生年谱》“道光十六年”条记载，系道光癸未（三年，1823）李兆洛所作《同车图》，绘其江南同游学人张琦、丁履恒、陆耀適等凡十有四人。⁷

六 再与李兆洛书

获睹有道之容，不觉肃然下拜。并识其缘起，为后日佳话也。

道光十八年（1838）

按，此札转录于《武进李先生年谱》卷三“道光十八年”条：“先生别星伯久，览其照，竟不复识。乃摹存其副，而肖己貌于星伯、范川之间，为题咏以归之。星伯答曰”云云，即此札。⁸ 参上札注。

7 同上注，页159。

8 同上注，页183。

七 《宋会要辑本跋》后记

《宋会要》世无传者，余于《永乐大典》中辑出，无虑五六百卷。

嘉庆二十五年（1820）

按，此跋后记，在俞正燮《宋会要辑本跋》下，载《癸巳类稿》卷一二。俞氏跋云：“嘉庆庚辰四月二十五日，略厘次序之，因记其缘起于后。”据其次序，徐松记时间当在其后。

八 《艺林伐山》跋

余庚申秋闱未放榜时，见友人有此册，假得抄之，仅而得完，未之校也。丁卯二月，乃见李童山《函海》中有此刻本，因举以校讎，改正若干处，又增补五六条。其末页缺，适以《丹铅杂录》补之。予所假抄本，作上下二卷，刻本作二十卷，殆刻者以意分之，非于抄本有所增益也。星伯徐松识。

丁卯二月二十一日鐫下校，时已三鼓矣。

嘉庆五年（1800）二月二十一日

按，本文载重庆市图书馆藏徐松抄校《艺林伐山》二卷本（善本编号“子部310·3”，凡二卷，四册，04919-04922）前护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98）“子部”页617著录。有“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戴亮吉赠”、“重庆市图书馆藏善本”印，和“吴兴许怀辛斋”藏书登录签。

《艺林伐山》：明杨慎（1487-1559）撰。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代学者。《艺林伐山》二十卷，及《丹铅杂录》十卷，均系其学术考证著作。李童山《函海》：李调元（1734-1802），字雨村，号童山，四川绵州（今绵阳）人。所辑《函海》凡一百余种，多为历代蜀人著作，其中杨慎著书尤多。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初刻本。

九 《雪砚丛稿》跋

《雪砚丛稿》为两淮马裕家藏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两淮盐政李质颖采进。其副本旧在予家。予视学湘南，以乐氏为宁远县人，特携其书贮行篋，冀经其故里，或得搜其遗文。适按试至永州，新田县以邑志来上。新田，故宁远所分县也。急取读之，校补试策一道，《游紫霞岩赋》一首，喜不自胜，录成一卷附于集后。复恭载《四库全书提要》，以作全书定论。惟予于《永乐大典》采辑《宋会要》颇详，遍检“选举门”，无乐雷发赐特科状元事，盖《会要》迄于嘉定，淳祐以后，宜其无考也。嘉庆辛未三月，湖南督学使者徐松记于永州试院。

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雪砚丛稿》（善本编号408），另《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亦有录文，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页306-307。文字略有小讹。按，嘉庆

十五年八月，徐松由文颖馆编修简任湖南学政，故得于下年视学永州。

《雪砚丛稿》，乐雷发著。雷发（生卒年不详），字声远，号雪砚，舂陵（今湖南宁远）人。宝祐元年（1253）赐特科状元。所著《雪砚丛稿》五卷，宋本久佚。有明铜活字本，为后来各本之祖。

十 《眺松亭赋钞》跋

并包质文，裴徊风露。艳思惊花，凄词凋树。海立欲飞，云颓将怒。千载瞬息，悠悠竹素。

星伯徐松谨跋（钤“松”、“星伯”朱文印）

嘉庆十五年（1810）

按，本文原载《思元斋全集·眺松亭赋钞》（裕瑞著，嘉庆十五年〔1810〕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18343）卷末。裕瑞（1771-1838），字思元，爱新觉罗氏，封辅国公，所著《思元斋全集》七卷，分别为《萋香轩吟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眺松亭赋钞》、《草檐即山集》、《枣窗文稿》六集，有嘉庆七年至十七年自刻本。其《清艳堂近稿》中有诗《丙寅仲秋，偕梧门学士、芑泉仪部、星伯庶常游大觉寺，晓成五律四首》，可补徐松行踪。《樊学斋诗集》（嘉庆十年，1805刻）有《洋镜八首》分咏“显微镜”、“千里眼”、“多宝镜”、“三棱镜”、

“凹面镜”、“凸面镜”、“倒影镜”、“收光镜”，又有《鸚鵡地》咏西洋地图所载大洋洲事，均为时人接受西方事物之表现。

十一 《元史艺文志》跋

此书庚午岁钱同人所赠，今检出重装，而同人已下世久矣，为之惘然。道光辛巳岁星伯记。

《永乐大典》草字韵载《释草》一篇，每句皆引危素注，是危素当有《尔雅注》，应入此志，俟考。星伯又记。

道光元年（1821）

按，《元史艺文志》（目36.5/855部四）：扉页钤“闭门读奇书，开户延好客，巡□□山水”、“李璿之印”、“芝陔”印，书衣题上录二跋。又有题“李芝陔藏”。卷一钤“世谊学堂”、“星伯藏书印记”、“陈垣同志遗书”等印。无批校。张廷银学兄见告。

钱侗（1778-1815），字同人，号赵堂。钱大昭子。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嘉庆十六年”条：“学使徐星伯编修松在都门，与钱亦轩、同人昆季为文字交。下车后，与予深相契合。”（《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1册，第273页）按，钱东垣号亦轩、钱侗字同人，均为钱大昭子，为瞿中溶内兄弟。

十二 《说文解字注》跋

定盦龚君自珍为若膺先生外孙，又受业焉，故深究此书意旨，往往有所发明。余采其说，录于上方。若肱见所及，则称“△按”别之。道光二年斗指戌之月，星伯徐松记。

“此篇系阮尚书先刻，故有读。”松按：篇内有数页无读者，乃有所改定更刻之。余见定盦所读初刻本，皆有读。

道光二年（1822）九月

按，以上二跋分载湖南省图书馆藏清三十卷本《说文解字注》卷前、卷六上首叶（善本编号193.3/71）。该书为汉许慎、段玉裁注。

十三 《说文解字》跋

此汲古阁初印本，极为难得。末行故有“后学毛晋从宋本校刊、男胤再校”十三字，书贾削去，伪作宋槧，其版心补迹亦鐫去“汲古阁”字也。道光七年，余得此本，因记之。后之伪者，必并去此行矣。大兴徐松识于好学为福之斋。（钤“星伯”朱方印）

道光七年（1827）

按，本文载湖南省图书馆藏清毛氏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十五卷后（善本编号193.3/42-3）。该书为汉许慎撰。

十四 《吕氏家塾读诗记》跋

此即抱经先生所据以校南都本者也，近时颇不易得。余藏

得二帙，皆无陆序，盖作伪者去之，托为宋槧耳。兹手录之，补于简端。

道光丁亥孟夏，星伯徐松识。

道光七年（1827）

按，本文载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年傅凤翱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本卷首陆鉞序后（善本编号T00215-24）。该书为宋吕祖谦撰，徐松跋后，又有叶景葵跋，可知该书递藏情况，叶跋云：“丙寅（1926）冬日，购得此本于上海中国书店。前有徐星伯先生抄补陆序，楷法甚精。至己巳（1929）秋，细读全书，始知第二十七卷亦缺两叶，为嘉庆后印本。即据《群书拾补》钞补完竣，并录校语于右。此书之价值，抱经先生钞本跋文论之颇详，因检《抱经堂文集》，照录全跋于校语之后。景葵记。”卷一首又有“近曾”、“惇礼”、“秩科”、“松陵刘氏藏书”等印。

十五 《云麓漫钞》跋

月汀仁兄以所藏《云麓漫钞》见示，且云是非足本。余检《永乐大典》所引数条，此本皆不载，益信考证之不误矣。

道光七年秋分日，星伯徐松借读并识。

道光七年（1827）

按，本文载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洗桐斋抄《云麓漫钞》四卷本后（善本编号），跋后尚铃有

“臣松”名印。该书为宋赵彥卫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页544）。该抄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领行二十二字，文武边栏，白口，上单白鱼尾，版心下方有“洗桐斋钞藏”字样，为李周南斋号。周南字冠三，又字慎卿，斋号静斋、洗桐斋，嘉庆十九年进士，历官至刑部主事。跋文又见傅根清点校本《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307。然傅氏考证跋中之月汀为秦荣光号（页295），显误，以秦荣光（1841—1904）与徐松并不同时。此月汀当系徐松同时代藏书家李璋煜。璋煜字方赤，又字礼南，号月汀，室名爱吾鼎斋、扫叶山房，山东诸城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江苏布政使。书中钤其“璋煜校正”、“扫叶山房”（卷一卷首）及“月汀过眼”（卷四末）等印可证。又据傅增湘《明商濬刻清康熙振鹭堂重修稗海本云麓漫钞跋》：“此帙前年曾以郁冈斋钞本校过，卷中朱笔是也。昨岁徐梧生书有此本，洗桐斋钞藏，历李璋煜及扫叶山房所藏，徐星伯为之跋，今用以覆勘，出前校外颇得数十字，余则多同，疑同出一源也。自庚午九月迄今凡八月，作辍不恒，仅得终卷，可叹也。藏园老人记。”（转引自傅根清点校本《云麓漫钞》，页315）是该书经李璋煜后又为徐梧生所得，然以扫叶山房与李璋煜别为一家，是以此扫叶山房为乾隆时藏书家席世臣也，时年略早，仍当以李璋煜为是。

十六 《金石录》跋

此余嘉庆乙丑岁照谢刻所钞。道光癸巳，借得苏斋钞卢刻本校一过。原书内用红笔者，何义门语也；用墨笔者，朱竹垞语也。今概用红笔。卢刻按语则以墨笔录之。星伯记。

谢刻序跋此书不载。又卢按所引谢本，每与此异，则不全为谢刻矣。

道光癸巳三月，余从海宁许珊林所假得覃溪先生手校《金石录》对临一过。读雅雨先生所证易安居士事，苦其不备。适友人俞礼初以所作《事辑》见示，因钞附于赵录之后。星伯徐松识。

庚子除夕，又借得卢槩重校一过。松记。

道光十三年（1833）

按，本文载湖南省图书馆藏徐氏治朴学斋抄本《金石录》三十卷后。该书为宋赵明诚撰。札中所及师友，“苏斋”、“覃溪”，即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著有《复初斋集》、《两汉金石记》、《苏诗补注》等。

“珊林”，即许梈（1787-1862），字叔夏，号珊林，浙江海宁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十五年，官山东平度知州，官至江苏督粮道。著有《古韵阁宝刻录》。其《古韵阁宝刻录自序》云：“余弱冠即喜金石文字，壮游京师，同好者为徐星伯、刘燕庭（喜海）、叶东卿（志诜）、刘春园、李方赤（璋煜）、冯晋鱼、吴子苾（式芬）诸君，朝

夕过从，各出所藏弄。”“俞礼初”，即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道光元年举人，晚年主讲江宁惜阴书院。通经史百家，长于考据。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校补海国纪闻》等。

十七 《宋拓梁萧敷敬妃墓志铭合册》跋

恭王之子名隆，《梁书》、《南史》皆不载，幸赖此文，足补其阙，故特表而出之。

道光甲午重九日星伯徐松记（钤“臣松”朱文印）
道光十四年（1834）重九日

按，本文见陈燮君《家富隋珠，人怀锦玉——吴湖帆与上博文物收藏》插图11，载《上海航空》2007年6月刊（总第137期），页110。

十八 《成化本长安志》跋

此书在千顷堂藏书时已称流传甚少，今又百余年，自椒花吟舫归燕庭先生，其珍重更何如耶？独是次道博洽，以长安、河南二志并称。余尝于《永乐大典》辑得《河南志》二卷，体例悉与此同，而世竟无全帙，转增惘然。

道光癸卯（二十三年）五月，徐松识于榆林官舍（钤“星伯”朱文印）

道光二十三年（1843）

按，本文载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成化本《长安志》二十卷后（善本编号3856/2119）。该书为宋敏求纂修，为明成化四年（1468）邵阳书堂刻本，正文二十卷之前，复有元李好文图三卷。徐松跋语在书卷末尾，此前复有黄虞稷、朱锡庚跋。据藏书印及题跋，可知其书在黄虞稷之前为陶尔成所有，入清，则由朱筠传子锡庚，复为刘喜海所得。文中千顷堂即黄虞稷斋号，椒花吟舫为朱筠斋号，燕庭为刘喜海，其时任延榆绥道，而徐松在榆林知府任上，故得相与往还，因其书而作跋于榆林。次道为宋敏求字，著有《长安志》、《河南志》。2004年10月荣新江教授见告并复制影印件见赠。

十九 《宣南讲学图》题跋

昔在湖南置吏议日，京师宣南旧宅不戒于火。先君归，竭数年力，重立栋宇，于厅事旁构小室，颜曰“好学为福斋”，度琴书其中。余归自西域，闲官落拓，读书此斋。出则友天下贤士。其最心契者，来即谈竟日，或馆之数年。言经学、小学则吴伯奩、陈东之两先生，言史学、地理则沈子敦，历算则董方立、王北堂，金石则陈扶雅、龚定庵，诗古文词则陈范川先生，书画则多余山先生。其它名流不延入此室者，不数。好事者以为德星之聚。江南汤雨生为写图以赠。图中客九，主人居其一。扶杖后来者，余山先生也。诸君惟余山先生十年以长，余皆侪辈，或甚少于余。然不数年间，相继殒谢，无一在者。余亦出为风尘吏。追忆旧游，良深怅惘。因疏诸君爵里于左，以遗后之讲学者。

多余山庆，满洲人。乾隆己亥孝廉。官兵部侍郎。谪戍与余同居伊犁。以三等侍卫致仕。

陈扶雅善，浙江仁和县人。嘉庆戊午孝廉。

吴伯盃鼎臣，直隶临榆县人。嘉庆己未进士。官江西赣州太守。罢官卒于余家。

陈范川鸿墀，浙江嘉善县人。与余少同笔砚，嘉庆乙丑同成进士，入翰林全唐文馆，罢官。又同起为内阁中书，以中书终。

董方立祐诚，江苏阳湖县人。嘉庆戊寅孝廉。

王北堂萱铃，直隶昌平州人。道光初元举孝廉方正。为柏乡县广文。

龚定庵自珍，浙江仁和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官礼部主事，罢归。

陈东之潮，江苏泰兴县人。道光辛卯孝廉。卒于余家。

沈子敦垚，浙江乌程县人。道光辛卯优贡生。

道光甲辰七月二十八日，北平徐松记于榆林官舍，时年六十有四。（铃印：徐松、星伯、曾渡凌山）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二十八日

按，该跋见于汤贻汾丁酉（1837）年作《宣南讲学图》手卷，上海道明拍卖有限公司2008秋季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品，上有杨淞题引首：

“宣南讲学图。星伯父执命，杨淞。”铃印：臣淞之印、莲乡。图上题识为：“宣南讲学，星伯先生文宗命汤贻汾图，时丁酉九月。”印鉴：贻汾、雨生诗画。签条作“汤贞愍宣南讲学图”。铃印：荫

北鉴藏。鉴藏印有：念先审定、念圣楼收藏书画记、陶光、上虞丁氏收藏乡邦文献。

二十 《宋次道洛阳志图》题记

星伯摹自《永乐大典》，道光庚子四月装成，藏于好学为福之斋。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

按，此《宋次道洛阳志图》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题记见于封面。

二一 《桃源图》题记

《桃源图》人间合有数种，刘松年所画纸已黯落，惟赵千里笔绝妙，只作一渔郎舍舟沿溪入洞口，馀高山苍莽、暎云气而已。

又坪世讲六兄雅属 星伯弟徐松（钤印“徐松印”〈朱白文〉、“星伯”〈朱文〉）

按，此行书立轴，有木盒，盒盖题：“徐星伯太史行书条幅/宝左盒藏。”见上海鸿海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1月28日第十八届周日拍卖会。

二二 《四六法海》跋

此全椒汪存南先生选本。先生名履基，艾塘翰林庚之尊人，吴山尊学士薰之师。学士携此书来都，铜陵章澧南廷銚录其副。余幼时曾借钞于澧南所，终日讽诵，不能去手。成昏之

夕，犹携于镫下读之。其后将视学湖南，以之赠同年孙平叔为别。阅三十年，山尊、平叔、澧南墓皆宿草，余亦老景颓唐，悼亡且十载矣。复于澧南外孙谢君处借得原书，重临一过，自恨半生困顿，于四六终未究心，而追忆旧事，弥深怅惘。

道光十六年先立秋三日大兴徐松识。

道光十六年（1836）立秋前三日

按，本文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天启七年刻养正堂印本《四六法海》十二卷目录后（善本编号：集331.2/012）。该书为明王志坚辑，徐松跋并录清汪履基批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页1603）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卷四亦云：“《四六法海》，有徐星伯手批本。”（孙安邦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页164）

二三 蒙古文石砚题记

元梵经石，嘉庆[己]卯星伯于伊犁喀什河岸山掣之归，琢为砚。

按，拓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蒙古文石砚题记》，傅斯年图书馆拓片编目号01917。又，吴振棫道光十年（1830）《西域石诗有引》（《花宜馆诗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1521册，页62）引语云：“徐星伯松戍西域归，携以赠陈扶雅善。陈出示客，漫为此诗。”胡敬亦有《西域喀什河经石》引

语云：“徐星伯从塞外携归，凡七枚。云得诸喀什河。以一赠陈扶雅。”（《崇雅堂删余诗》，胡敬著，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续修四库全书》第1494册影印，页322）

徐松著《西域水道记》卷四“巴勒喀什淖尔”下亦提及此梵经石由来：“喀什河又西，经吉勒苏胡岭南，……山中石璞，往往镌科木什木博第萨都佛咒、（即华言观音咒，唵玛呢叭迷吽六字。）缛克图赞丹经，大旨言瞻拜如来三十五尊佛，得解罪孽，往生极乐。又有求福于松喀巴喇嘛，（华言达摩也。）发愿之词曰米克哲木，皆蒙古书或唐古忒书。厄鲁特人云：昔准部时，山水暴溢，数致灾害，勒石此山，患遂止绝。相传是五百年物。余与从者就马上携数石归。番僧见之，辄先顶礼。喀什河又西流，胡吉尔台水自北来汇。又西流三十馀里，乌里雅苏图水自北来汇。胡吉尔台西迤于乌里雅苏图，连冈叠巘，土皆赤缙，山巔崩坼，溜痕宛然。麓有碎石，抐结坚实，正圆如瓮，各有嵌石，石凿番字，与吉勒苏胡岭石相同。考验厥状，盖怒涛挟沙，团积成阜，禳灾之说，或不诬矣。”

二四 癸酉立春日饼筵联句诗

新年四日逢春日，汤饼登盘换岁盘。万里萍踪投橘柚（红梨主人），九霄冰蕊结珊瑚（是日微雪）。纤缢摇曳珠龙颯（听云），宝胜参差彩燕安。活火炉温煨榾柮（嘯山），凝香缕密絮沉檀。此时那肯辜诗思（菊人），好事先教进食单。

遗谱荀家闻薄夜（心兰），芳名段氏别牢丸。染将艾叶层层绿（星伯），印出莲花隔隔丹。入手纷披裁十字（红梨主人），鸣牙重叠贮盈筵。起胶润觉银泥滑（听云），擘绿轻霏玉屑干。细嚼防风芬酷烈（啸山），高擎片月影团栾。缩葱膺口偏调鼎（菊人），剪韭闲情更劝餐。白练乍铺心拟赋（心兰），红绡曾啖齿非残。公羊经负专门擅（星伯），卧鹿文寻旧典刊。芍药羹浓甘沃露（红梨主人），桑郎酒熟静生澜。藏钩作讖刀环卜（席中以玉环代花作藏阄之戏，听云），征令搜奇竹素弹。歌杂鷓弦传折柳（啸山），舞分菊部应回鸾。幕天席地齐嵇阮（菊人），说楚吟巴学孟韩。忽讶鬓丝霜信薄（心兰），才尝世味客中酸。离怀自古天涯远（星伯），德意于今圣诏宽。且命壶觞酬令序（红梨主人），欣陪裘带接馀欢。西园清夜甃甃暖（听云），东第良辰锦绣攒。勋重云台频送喜（啸山），恩深雪窖不知汗。芙蓉幕府嗤王俭（菊人），金碧词华愧卞兰。蚓唱空阶都化笛（心兰），蚕抽独蛹未成纨。蛮笺草罢书还改（星伯），铜钵声催兴岂阑。况是明朝太岁日，问谁佳句压骚坛（次日癸酉，杜少陵有太岁日诗。红梨主人）。

嘉庆十八年（1813）立春

按，该联句诗见晋昌《戎旃遣兴草》卷下（嘉庆庚辰〈二十五年，1820〉刊本），题作《立春日饼筵，与周听云、徐星伯、赵菊人、高心兰、傅啸山联句》，其诗在癸酉年下第一首，诗中“红梨主人”即伊犁将军晋昌（？-1828），字晋斋，爱新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年（1805）由宗人

府主事调任乌什办事大臣，次年正月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先后两任伊犁将军，有《戎旃遣兴草》行世。周锷，字莲若，号春田，一号听云，湖南长沙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任苏州知府，嘉庆十二年以事谪戍伊犁。有《听云山馆诗钞》。方士淦《伊江杂诗》注云：“节署园林颇壮。晋公帅昌，嘉庆间两至此地，风清令肃。公暇题咏甚多，自号红梨主人。当时周春田太守、徐星伯太守皆在幕中，至今传为美谈。”可为联句作注。

二五 恭录《西域虫鸣草》终卷，诗以志幸

万里车书合，三边牧伯分。袞袞古公旦，旄钺上将军。修竹来佳士，疏林半夕曛。偶然命笔札，冰雪沁奇文。八十一新篇，篇篇锦字鲜。香山广大主，赵国栋梁贤。画意浓花槛，离情殢酒筵。衙斋题咏遍，应得翠珉镌。一代王司寇，千秋林吉人。姜芽好手斂，蚕尾集名新。王阮亭先生诗集，侯官林吉人所书。拙笔诚无似，雄文自有真。从兹朝辇阙，瀚海篋中春。

嘉庆十八年（1813）

按，该诗见晋昌《戎旃遣兴草》卷下。晋昌于嘉庆十八年六月由伊犁将军调任回京，离任之前徐松为之誊录《西域虫鸣草》，并赋诗志幸，诗中云“八十一新篇，篇篇锦字新”，今下卷西域诗作实不止此数，当是离开伊犁之后又续有作，故可认定徐松此诗作于伊犁。

二六 经伊犁双烈殉节地有感

世俗徒耳食，故府谁研搜。况在草昧初，遗事成纒悠。伊犁有双烈，照耀天西陬。当其效命时，咤叱风云愁。英姿碎赵璧，生气轻吴钩。碧血沾草尽，黄衫无人收。嵯峨乌兰岭，凄怆长千秋。传闻胡失实，表路芟松楸。丰碑相对立，转在危溪头。肃然下马拜，不见灵之旂。目验尚如此，考古将安求。盛名岂泯没，荒落惭前修。

按，该诗见《西域水道记》卷四：“谨按，《方略》：‘乾隆二十九年（1764）九月，参赞大臣策楞奏：拿获叛贼纳旺，据称，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抢掠台站。二十四日，将军、大臣等带兵沿河向空格斯行走。二十九日，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及喇嘛、回人等，率众前至乌兰库图勒围守将军、大臣，正在抢掠，鄂参赞俱行自尽，萨将军由小路带达什瓦兵百人脱出。’又按，《班第传》：‘班第与鄂容安陷贼中，由固勒札赴空格斯。转战至乌兰库图勒，贼蜂集，力不支，遂各自尽。’是二公殉节之地，载在册书。变乱之后，传闻失实，以为在浑都赖山，故树碑于彼，而乌兰库图勒反为射雉场，无茅蕝以栖忠魂。策马留连，怆焉悲楚。余复为诗以正之曰云云。”双烈即指班第、鄂容安二人。诗原无标题，编者拟，其作年当在徐松遣戍伊犁之嘉庆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间。乾隆皇帝亦有《双烈诗》纪其事；今人杨秉新有《班第、鄂容安殉难地考》，载

《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页98-102，可参。

二七 咏鹦鹉

劝依巧弄无多舌，才解人言便骂人。

按，谢其章《封面画六帖（下）》（载《收藏·拍卖》2005年04期）云：“丰子恺有一漫画《才解人言便骂人》，画题取用清人徐松的《咏鹦鹉》诗：‘劝依巧弄无多舌，才解人言便骂人。’”

二八 题袁少迂画濮栩生飞文阁图二首

南山射虎气骁腾，百战归来老霸陵。魏寝梁园荒草遍，将军大树有云仍。

摇落深知宋玉愁，驱车宛洛共嬉游。衣云杰阁飘零甚，根触乡心水国秋。（余家会稽宅，即倪尚书衣云阁旧址）

栩生仁兄属即正，星伯徐松（印“徐松”、“星伯”）
道光初年（1841—1847）

按，二诗见裴景福纂《壮陶阁书画录》卷一九（一名《龙珠藏宝》，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页1261背面）。景福（1854—1926），字伯谦，安徽霍邱人，光绪末在广东南海知县任上被参贪污，发往新疆。宣统元年南归。所著除《书画录》二十二卷外，尚有《河海昆仑录》六卷。其《清袁少迂画、嘉道诸老题濮栩生飞文阁图立轴》，“戊子得之沪上”，系“嘉庆己卯（二十四年，1819）”袁沛（少迂）为濮学源在先祖濮英（？—

1387) 皖城故址所建飞云阁图画，其后嘉庆、道光间名流如黄安涛、鲍桂星、吴鼐、秦恩复、包世臣、龚自珍等题诗、题跋达四十余人。徐松所题当在嘉庆二十五年自西域赐环之后。《书画录》所录题诗非尽按时间顺序。龚自珍题跋云：“道光七年初夏，持《洛神赋》九行过栩生仁兄飞文馆，乞其装池。因出此轴见视，命书数语以志踪迹。轴中诸君，皆余旧相识也。牵连记。仁和龚自珍定盦。”据此，徐松题跋当在此前。

所注倪尚书衣云阁，即倪元璐绍兴城东旧宅。

二九 老夫子大人示读《卜魁集》，恭赋长句

读诗先论世，贵能识所遭。不以夷险易，由境观其操。是非全乎天，湛然新不挠。谁欤涵道力，吐属规风骚。吾师今玉局，江海同游遨。不嗟节候异，揽物仍含毫。一赋破鸿濛，凌轹班马曹。传钞遍绝塞，纸价为之高。偶然纪短什，岂屑争诗豪。忘机得种菜，遣兴偏题糕。飘然四适咏，乐意欣陶陶。一编与古会，歃醢舖其糟。联吟到斜川，析律精牛毛。焉知千万山，雪虐还风饕。恨我失追随，莫效负笈劳。空惊未见书，讽咏新慄慄。

受业徐松呈稿

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间（1831-1837）

按，《卜魁集》系道光八年至十一年英和（参上《与李兆洛书》注）谪戍黑龙江所作诗集，道光十七年刻本，凡202首，徐松此诗即载其卷后，作年

当在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之间。缪荃孙《徐星伯先生小集》目录中有其诗名作《读卜魁集》，而集内并未见录。杨钟羲《雪桥诗话餘集》卷七录之，题作《恩福堂诗钞题词》。

三〇 集陶渊明、庾子山句为朱尔赓额伊犁且园面面山楼楹联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两三行，梨桃百馀树。

按，该联原载《西域水道记》卷四：“磨河折而西，经塔勒奇城西北，潜水为水磨。又南流，经皇渠西，断坡曲岸，细柳新蒲，小淑濛回，自成幽境。又南三里许，积为小湖，周可里许。临湖西岸，故江南盐巡道朱尔赓额（字白泉，诗人朱孝纯之子）筑戍馆于此，名曰“且园”。园中有楼，曰“面面山楼”。（余集陶渊明、庾子山句为楼楹联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两三行，梨桃百馀树。’）”原无题，编者拟。该联当在徐松遣戍伊犁之嘉庆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间。

三一 挽杨恠曾联

裘带表遗徽，江汉朝宗，千载羊碑应堕泪；巾箱留旧笈，诗书章句，何时马帐重横经。

受业徐松

道光十三年（1833）

按，该联附载《杨介坪先生自叙年谱》后（《杨恠曾年谱》），杨恠曾编、杨用漪续编，道光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7册影印，页406）。据年谱记载：杨恠曾（1763-1833），字成夫，号介坪，安徽六安人。嘉庆六年进士，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兵部尚书，出为湖北巡抚，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廿四日卒于任。故徐松挽联撰于该年。恠曾少时在乡习举业，为安徽学政徐立纲所赏识，乾隆五十三年召入姑孰书院读书，是年徐松八岁，亦随伯父徐立纲读书姑孰书院（《静庵遗集》序），其时或由伯父聘请杨恠曾为蒙学师，故题作“受业”。

三二 挽长龄联

易箴预知时，一日期先曹太傅；盖棺先定论，千秋名并阿文成。

道光十八年（1838）

梁章钜《楹联丛话》：“道光乙未入都，以所撰《枢垣纪略》质之长懋亭公相龄。……丙申再入都，见公益矍铄，坚坐久谈，有后生所不逮者。因叩公调摄之方，公笑曰：‘十年前有星士相我，将来名位，可及阿文成，惟年寿少逊耳。文成年八十一，今我已七十九，虽矍铄又可恃乎？’余以他语解之，而公果于次年元旦告终。闻除夕向家人查询歛县曹文正公终于何日，众对曰：‘正月二

日。’公曰：‘我不可居其后。’逾日遂逝。故徐星伯松挽联云：‘易箴预知时，一日期先曹太傅；盖棺先定论，千秋名并阿文成。’时余在桂林，接公讣书，亦寄联挽之云：‘出将入相垂五十年，功比汾阳，寿同路国；扫穴犁庭越三万里，昔追定远，今媲章佳。’亦纪实也。”

长龄（1758-1838），字懋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乾隆中，由翻译生员补工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擢理藩院主事。道光五年，改授伊犁将军。七年，以擒张格尔功，封二等威勇公。徐松嘉庆年间遣戍伊犁时，曾的长龄关照，游历天山南北。

（责任编辑：郑庭河）

Newly Found Poems and Articles of Xu Song

Zhu Yuq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Abstract

Xu Song (1781-1840) was a key proponent of the School of Qianjia at its later phase, besides 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transition of Qing Period's scholarship. Other than his biography, scholar Miu Quansun had produced a collection of Xu's works. But generally speaking, Xu's works are largely scattered. From his achievement in academic and other writings, we can infer that Xu's writing ability and literary talent were far beyond ordinary. From the comments of his contemporary, we can also get some impressions about Xu's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including very high remark from others. Miu Quansun's collection, named Anthology of Mr. Xingbo, was only managed to glean 31 pieces of Xu's works, but later, a preamble was found by him too. Along my own research, I have also continually discovered pieces of Xu's works. I had published a compilation of Xu's letter under the title of Xu Song's Personal Letter, while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another 32 pieces of newly found literary works of Xu.

Keywords: Xu Song School of Qianjia Xu Song's Poems and Articles